

说 孙

人类正在跨越世纪之交的门槛。

我们面对着纷繁复杂的世界，步入了充满生机而又潜伏着危机的时代。

今天，沐浴在现代科学技术灿烂阳光下的人们，可以透过色彩斑斓的荧光屏目睹火箭腾空的壮观，乘坐大型超音速飞机作洲际旅行，在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中随心所欲地徜徉选购，甚至可以利用生物工程技术进行人类遗传基因的革命，……高科技将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梦想变作现实，并向人类展示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然而，今天，人们在谋求提高自身生存质量的同时，也在追求和塑造着一个更加理想和完美的人类整体形象。人们清楚地看到：人类拥有的核武器，可以将其自身毁灭数百次；世界大战似乎打不起来，但全球军火贸易却象泛滥的洪水浸入人类生存的每个角

落；成百上千颗用于军事目的的卫星在太空巡弋，使人们在眺望星空享受到寂寥空灵之美的同时，感受到一股不可抵御的恐惧；在那片盛产石油的沙海上，十多万生灵在“用正义战胜邪恶”的呐喊声中，被激光、红外线等超精确制导的炸弹毁灭于坦克、装甲车、掩蔽部、地下室中；……战争的危險，潜伏于人类生活的每一寸土地，它离我们并不遥远。

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：现代高科技的发展，非但不能遏止战争恶魔的肆虐，反而加快了它的更新步伐，使其规模、惨烈度与爆发的偶然性同步增长！

善良的人们为和平而奔走呼号，以图通过道德和舆论的力量阻止已经发生的战争，遏制尚在襁褓中的战魔。但是，更多的人知道，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，固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对战争的看法，但单纯依赖道德舆论的精神感化，亦未必能使魔魂附身的战争狂人放下屠刀。在这个国与国、民族与民族仍然充满着矛盾和对抗的世界里，战争往往是经济、政治、外交等途径堵塞后最常用

的制胜对手的有效手段。

被西方誉为近代军事理论奠基人的 19 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，曾这样说过：“不顾一切、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，在对方不这样做的时候，就必然会取得优势。这样一来，他就使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，于是双方就会趋向极端。”（《战争论》）他指出：一旦爆发战争，交战双方在暴力冲突（即战争）中的力量投入必然会“趋向极端”，这是因为双方都力图凭借强大的实力压倒对方，直至最后获得彻底胜利。这就是战争为何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。人类有始以来的战争经验证明，胜利之神永远站在实力强大者一方。西方军事理论界将这条原理概括为“战争的无限暴力论”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，更确切地说，直到 1945 年 8 月 6 日，广岛上升起蘑菇云之前，人类战争史无数次地证实着这一理论的正确性。

但是，在广岛的蘑菇云团慢慢散尽之后，兴高彩烈的战胜者却愕然了：他们竟与战败者一同站在地狱门前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开启地狱之门的钥匙握在他们手里。

在一场大规模核较量结束后，不会出现胜利者；你在摧毁对手的同时，也将自己连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做了陪葬品！

在今天，暴力冲突已不可能“趋向极端”了，因为，除了疯子，谁也不愿意走进地狱。人们在寻找新的理论支点，就象迷航的船只寻觅灯塔一样。

西方有远见的军事家将视线投向了东方。在那个古老的文明国度里，有一位充满理性和智慧的老人，25 个世纪以来，他一直用言简意赅的话语，阐述着一系列与克劳塞维茨的思维逻辑并不相同的战争理论：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、人民生死的大问题，必须慎重对待它；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；战争并不是实现目的或获取利益的最佳手段，最理想的斗争方式是智胜对手，其次是以外交手段取胜，再次才是出兵作战，最后，迫不得已时才能进攻坚守防御之敌；善于利用战争手段的人，并不以毁灭敌人的国家、军队和人民为得胜标志，而是力争使敌人完整地屈服于我；不需经过战争而使敌人屈服，这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；用兵的原则是必须符

合国家的根本利益，否则就要停止战争；指挥作战的第一要义是知彼知己；……没有对战争残酷性的超然揭示和无言默许，更没有对无限使用战争暴力的冷静教唆，所有的论述都基于这样的思考：在与对手共存的前提下战胜他。这是东方式人本主义的中庸之道，是对残酷现实洞若观火般的看透，是在“看透”之后对于人类命运之舟的理性运作。这正是西方所需要的理论，也是处于和平与战争两相尴尬的当今世界所急需的理论。

在茫茫大海上，迷船发现了导航灯。这执灯者便是孙子。

与西方世界在理论上的孜孜以求相比，生活于东方的人们似乎在战争与和平的探讨上显得有些迂阔和倦怠。当西方世界涌起了《孙子》研究与应用的大潮之后，我们才被这潮水冲醒。这也许属于另一种类型的“灯下黑”吧。

以往那种解经释义性的研究，束缚了人们对《孙子兵法》这部应用性极强、适用面极广的兵书价值的开掘，而传统的研究目的与方式，又无形中架空了古代先哲与今日民

众在心灵上的天然联系。人们看腻了板起面孔讲经布道的古代圣哲，更对今人替圣哲代言的庄严与隆重敬而远之；他们希望看到生活于历史现实世界中血肉俱全的活生生的人，一如绘画的清晰和照像的写真。

于是，我们写了这本小册子。

然而，生活在今天的人为 2500 年前的人画像——哪怕是粗线条的“素描”也是极为困难的。我们视线模糊，因为历史的折光在漫长岁月里几乎衰减殆尽，而这几缕仅存的光线在不断折射的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形。我们不可能还原和勾画出一个与原形相同的人物，也不可能准确和完整地再现与人物相关的时代背景和各个事件。但是，我们知道孙子以及那时的人们在想些什么，做些什么；我们在尽可能理解他们的基础上，与他们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共鸣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写出对他们的理解，写出我们所理解的他们。

英国著名史学家柯林伍德说过：“自然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，而历史的过程则不能。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，它有一个由思

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；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。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。”描述孙子在那个时代的思索，描述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思索，描述当今世界生活于东西方的人们对于孙子、《孙子兵法》、战争与和平的思索，这就是《孙子素描——兵刃上的思索》落笔的出发点。

引 子

曾有人问：“你崇拜什么？”

我答：“力。”

儿时体弱，上小学前，住过几次医院。

体弱者力薄，所以，伙伴间打架，多充看客。偶尔撸胳膊挽袖子，亦不过“众”中一人而已。

忽一日，不知缘何，与大我一岁的“兔嘴”口角，在周围的哄唆下，终于“驴不胜怒，蹄之”，一拳击中对方眼睛。看着“兔嘴”捂眼缓缓蹲下，内心突然腾起从未有过的自豪——似乎浑身都是隆起的肌肉。不幸，十几秒后，竟看到了星星。

十几秒的自豪和几分钟的星星，教我懂得了“力”的强度。

那年 9 岁。

告别了校门，领角缀上两片红云。

微波接力通信站机房建在山尖上。常年累月，只有那四五张戎装般的面孔和望不尽的大山。

忽一日，清晨推门，见山坳口拥入一片云雾，雪白，无声，袅袅而来，有如创世梦境。天地浑一，周身濡润。

发一声噫，嚶若自语。

倏尔宇清，山风习习。目力所及，那方兀立千万年的望天猴石，又绰约出风雕雨刻的恒姿。

蓦地，感悟到“力”的层次。

那年 19 岁。

泛过学海，又攀书山。欲“阅尽人间春色。”

忽一日，读到古希腊神话：天神宙斯惩罚西西弗斯，令其每日将巨石推上山顶。巨石每每距山巅一步之遥而复坠山底。西西弗斯不怨不馁，重新做起。

命运之琴，一遍遍弹拨着不变的合弦。

辍卷静思，聆听到“力”的宿律。

那年 29 岁。

理解，随心灵之旅而成熟着，界标如此清晰。但是，我们很难达到西西弗斯的境界。

石头注定要滚下来。

西西弗斯知道，他的一切努力，最终是徒劳的。但他仍然重复着，心甘情愿地一遍遍感受希望、努力、即成和绝望的心路循环劫。他看透了一切。

看透了一切仍然努力去做，这正是西西弗斯的超凡与伟大。

西西弗斯代表了人类。

既有“生”，便有“灭。”在永恒的宇宙面前，人类做出的所有努力，连同这努力的所有成果，终将不复存在。但人类仍然努力去做，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心智，推动巨石。

由此想到 2500 年前的孙子。他憧憬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理想境界，但并不回避“和平往往孕诞于战争惨痛”的事实。他为此设计了尽可能不流血或少流血的和平捷径。

这一设计，至今仍被全人类奉为先知的福音书。

我崇拜孙子。崇拜他那种看透一切的睿智和深沉，那种在毁灭中寻觅新生的热情和执著，那种驾驭“力”之强度、层次和宿律的超脱与潇洒。这正是他的思想恒历千年而不衰朽的真谛。

巨石向上滚动，
人类仍需孙子。

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，第一位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先祖，恐怕就是黄帝轩辕氏了。司马迁百三十篇煌煌巨著，首叙轩辕伟功：

轩辕之时 神农氏世衰。诸侯相侵伐 暴虐百姓，而神农氏弗能征。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，以征不享。诸侯咸来宾从。

然而，事过不久，“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，”炎黄战于阪泉之野，黄帝大胜。之后，炎帝之裔蚩尤作乱，黄帝再战蚩尤于涿鹿，九战九败，幸得玄女密授兵书，得以反败为胜。过了若干年，黄帝后裔颛顼又与炎帝之裔共工大战，直杀得“天柱折，地维绝，”天象地势为之翻覆。又过了若干年，炎帝后裔夸父、

臣子刑天，前仆后继与黄帝族裔再战，刑天断头而不死，“以乳为目，以脐为口，操干戚以舞”，其勇武猛志，感天动地！

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，最初的几页，竟是蘸着血与火写就的。而在这血火冲腾的数千年里，究竟发生过多少战争，有多少人葬身于血火汪洋，谁能说清？

这一切，难道都是因为玄女娘娘抛下的兵书战策？

这女人把杀人玄机泄露给轩辕氏，于是，不仅黄帝能“万战万胜”，而且他的子孙后代亦得以“万战万胜”了。

战争，是人类力量、勇气和智慧的总体拼搏。战而胜者愿再战，战而不胜者，亦冀望于下一战。于是，便有了绵延不绝的血火汪洋，和这汪洋之中生命永恒的兵书战策。

几千年来，每当一场大战结束之后，幸存者们都似乎看到女神那奇谲而凄惶的目光，似乎听到那女人轻傲而悯恻的吟唱——在尸横遍地的旷野，在坟茔栉比的山陌。

奔 命 篇

上帝发出奇妙的声音，他行大事，我们不能测透。

——《旧约·约伯记》

武 贵 之 裔

孙武，字长卿，春秋末期齐国乐安（今山东惠民）人，生卒年月已不可考，因其著有兵书而被尊称为孙子，又因其主要活动于春秋末期的吴国，故史称吴孙子，以别于战国时期活动于齐国的同样有兵书传世的齐孙子孙臆。

孙武的祖先是陈国的公子完，本姓妫。公元前 671 年，公子完为避内乱，携家带口逃到齐国，改姓田。田完婉拒了齐桓公欲拜其为卿的擢赐，只拣了个不大不小的官职——

工正，掌管百工和官营作坊。几十年后，田姓氏族逐代兴旺起来，竟成为齐国后起的一个大家族，地位日趋显赫，家族中有不少人跻身于齐国卿大夫重位。

田姓氏族大约到了第五、六代时，开始显露出家族的军事才华。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因“伐莒有功”，齐景公赐姓孙氏，并赐予乐安为其世禄采邑之所。于是，田书又称孙书。其后，孙书之子孙冯做了齐卿，这孙冯便是孙武的父亲。孙氏家族飞黄腾达，蒸蒸日上。

孰料，天有不测风云。先祖避难奔命的厄运偏又降于孙氏族众头顶。齐国田、鲍、栾、高等四大家族，因争夺执政大权纷斗不已，且发展到兵戎相见、你死我活的境地。孙氏作为田姓大族的一个属支，理所当然地卷入了这一恐怖的漩涡之中。为不至于在内乱中遭遇灭族之灾，孙氏家族便迁往了刚刚开化的南方吴国。

这就是孙武的家族兴衰轨迹。很明显，到孙武成人时，仅凭其家族背景，欲立身于诸侯纷争之世且成就一番功业，似乎已不大可能。鲁迅先生曾有一段精辟的言论，道出了

破落子弟于人生的独到感触：“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。”（《〈呐喊〉自序》）的确，孙武既生活于这种家道中败的背景之中，难免要深深体验到世态炎凉和人生的变幻莫测。但是，他也清楚地看到，在春秋这个动荡、突变而又整合的新时代里，避乱、奔命、丧国失家以致遭到灭顶灾难的人，并不是哪一个。上至天子，下到诸侯、卿大夫，不都像骰子一样，由着上苍投来掷去，在变幻莫测之中听任冥界的裁决吗？

春秋时期，王道让位于霸道，理性臣仆于激情，中国进入了大变动的时代。让我们描绘几笔孙武活动的这个时代舞台，也许有助于更清晰地透视孙子的心灵，品味其军事思想的琼浆玉液。

“寤生”的叛逆

公元前 707 年，周桓王有鉴于郑庄公握有辅周之权而又气焰过于嚣张，便下令褫夺其卿士之职，移赐虢公。此时恰逢郑国势力

炙手可热，且郑庄公对周王积怨已深，于是郑庄公便罢朝以示抗议。桓王大怒，以天子名义召集虢、蔡、卫、陈等国军队，御驾亲征郑国。郑庄公愤而起兵抗御王师。周郑两军在繻葛摆开阵势，庄公以“鱼丽之阵”的新战法击溃周军。庄公的武臣祝聃于乱军之中张弓搭箭，射中桓王肩头。王师大败而归。

此战在春秋时期占有重要地位，它标志着周天子天威扫地殆尽。

商周以降，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。”周王对不听命的诸侯用兵，皆师出有名。大军所至，击鼓鸣金，堂堂正正，其目的是通过征伐彰显王威，对不轨之诸侯，从道义上伐愆惩罪，同时示警其他诸侯。因此，出兵征伐，并非后世所常见的厮杀，仅是结兵列阵，示威而已。此即所谓天子出师“有诛而无战”。在一般情况下，被征伐者往往畏惧王师，自知僭越获咎，不战而降，以求周王赦免其罪。于是，周王就此得“胜”班师。

然而，繻葛一战，郑庄公竟然斗胆与天子抗兵相加，不仅战败了天子，而且还差一点令其命归黄泉。庄公成了大逆不道的始作